

图 文 民 国 秘 闻 丛 书

喋血斧头帮

—— 民国最大暗杀集团揭秘

韩书梅 著



青 岛 出 版 社

韩书梅 著

——
民国最大暗杀集团揭秘



提起上海滩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黄金荣、张啸林、杜月笙之流的青红帮，但人们却很少知道，上海滩还有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、曾几度暗杀蒋、汪等国民党要人的暗杀集团……

青 岛 出 版 社

鲁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胡维华 年维佳
封面设计 范开玉
图片资料 王晓华
版式设计 吴乃华 年维佳

图文民国秘闻丛书

喋血斧头帮

民国最大暗杀集团揭秘

韩书梅 著

*

青岛出版社出版
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
邮政编码:26607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青岛双星集团华信印刷厂印刷

*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8.5 印张 2 插页 190 千字

印数 1—4000

ISBN 7-5436-1921-0/D·125

定价:13.00 元



引子

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五，清冷的天空上挂着几片薄薄的白云，偶尔有几只海鸥在黄浦江畔戏水穿梭，时而撩起几朵水花，时而“啾啾”地叫着冲向蓝天……

位于沪西漕河泾八仙桥钩培里的黄家花园，这天格外热闹。原来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青帮头子黄金荣的八十大寿。近日来，前来为他祝寿的三千多名门徒络绎不绝。门徒们孝敬老头子的贺礼少则百元，多则上千元，一个生日下来的收入至少也得几十万元。然而，黄金荣的心情高兴不起来，他始终没有放下去年那块心病。为了剔除这块心病，黄金荣翘首以盼的那个大人物至今没有出现，这预示着自己在上海的威望以及脸面从此不再那么显要和光彩了。唉，真是流水有意，落花无情呀！尽管贺寿的场面庞大隆重，耗资巨大，尽管中国的头面人物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、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李济深、上海市市长吴国桢、社会局局长吴开先、太子蒋纬国等陆续前来贺寿，也总关不住他那份失落的心绪……

“看样子老先生今年不能来贺寿啦。”黄金荣的心腹门徒黄振世对其管家程锡文说。

程锡文默默无语地点了点头。是呀，往年的贺礼都少不了蒋介石的份子，即使戎马倥偬也不忘差人前来赠送贺礼。

“唉！”管家程锡文看到主人高兴不起来，不免也感到一种缺

憾。

晚上，程锡文突然接到南京方面来的电话，他激动地赶快叫来黄金荣接电话。

“啊，啊，嗯，明天下午……是的，我等候迎接。”挂上电话后，黄金荣肥胖的下巴颏仍在激动地颤抖，麻脸上立刻泛起了红晕，自这几天庆寿以来，第一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：“好了，好了。陈秘书长说，委员长明天下午四时来黄家花园给我拜寿。锡文，你和鲁锦臣赶快去四教厅重新布置打点，别忘了告诉杨虎、杜月笙他们。哦，明天要挑选最可靠的岗哨到花园里站岗。多事之秋，千万小心，总裁的安全第一，万万不可大意啊！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鲁锦臣是黄金荣的心腹重徒。主人一声吩咐，他立刻和管家前去打点布置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黄家花园的四教厅前陈列着一排樊石八仙，厅内正中供列着“福禄寿”三星，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座椅。通向黄家花园的漕河泾沿路六百余名自卫团警卫站岗。

下午四时左右，黄金荣率众门徒在花园前早早等候迎接。不多时，蒋介石在警卫们前呼后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黄家花园。他身穿蓝长袍，外罩一件黑马褂，头戴古铜色瓜皮帽，一身豪绅打扮。

黄金荣率青帮众门徒一齐向前施礼问候，然后迎至四教厅。

“先生八十大庆寿，我未能前来拜寿。玉佛寺人多不便，又因公务缠身，请多多原谅。”蒋介石说着搬起一把红木椅子放在八仙桌正中，放上坐垫，然后扶黄金荣坐上。黄金荣一看这架势，是门徒拜寿下跪礼，慌了，连忙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鞠个躬就行了。”

说时迟，蒋介石已十分庄重地跪下连磕了三个头。黄金荣慌得连忙起身上前搀扶：“哎，总裁现已是国家栋梁，这叫我如何受得？快快请起，入席。”

“这次特来拜寿，禀释前番误会，略表我对老先生的一片心意。

因前线战事紧急，我马上就要走，请保重身体，多福多寿。”

听蒋介石一席话，黄金荣犹如三伏天喝下一杯冰激凌，万分地诚惶诚恐，不觉得脸面顿时光彩起来，不敢强留：“既然总裁公务繁忙，在下不敢多加挽留，唯愿总裁凯旋大吉。”

“请留步。”蒋介石说完，率众警卫匆匆离去。

黄金荣望着蒋介石远去的背影，无限感慨。他为蒋介石准备的山珍海味、奇馐佳肴虽然未动半箸，但作为一国之“君”，在国务繁忙之际，能够在他生日期间亲临黄家拜寿，已使他感到无上荣幸，面子上增了不少光彩。此时，他的麻脸上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，自豪地对左右夸赞道：“蒋总裁真是个大人物，我黄某能受到他这样的敬重，真是一生荣幸。”说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那块悬在他心里长达一年多的心病也随之消失了，心下不免暗暗想起引发那场误会的门徒赵九高。

世上真是诸多奇事，赵九高已死了近一年了，但黄金荣还时常想起这个门徒，在随从自己多年之中，他毕竟为“荣社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黄金荣私下里经常对心腹们叨念夸奖说：“这小子死得有骨气！”并说：“做人就应该像九高这小子那样重情重义。王九光虽然不在了，他有这样的徒弟，连我黄某都为他感到自豪。在那起‘参毒事件’中，这小子没有连累青帮众弟兄和我这个师傅，也算是一条有情有义的硬汉子！”

事情发生在一年前……

黄金荣的大弟子金九龄在上海法租界捕房当督察长，人家送给他一棵七百多年的东北吉林人参，他没舍得自己享用，便在黄金荣七十九大寿时，作为贺寿礼孝敬了他。

黄金荣看着这只奇异的珍品，没舍得自己享用，他想孝敬蒋介石。于是，他唤来心腹门徒赵九高，说：“这是一只东北吉林人参，有七百多年了，我舍不得享用它。委员长一向比较看重我，他国事繁

忙，日理万机，费神劳体，还是送给他享用吧，也借此略表我黄某的一点心意嘛！你去打点一下，小心包裹，不要损坏了参须，明天就去南京。”

“是，我一定把老先生的心意送到，请放心。”赵九高小心接过老参，仔细端详了一阵，“啧啧”道：“啊，这么大的参呀！”说着，小心捧着退了下去。

赵九高按照黄金荣的吩咐，小心把老参放在一个精制的木盒里，再用一块丝绸包裹好，第二天便动身去了南京。

到了南京后，赵九高将老参和黄金荣的手书一同交到蒋介石的侍从室。侍从长将东北老参和黄金荣的手书一并呈报蒋介石。

蒋介石虽然生性多疑，但对黄金荣还是比较信任的。他接过黄金荣的手书看了后，即刻吩咐道：“把参交给陈医生，切片备用吧。”

“是！”侍从长退下，继而把参交给了“御医”陈云龙。

陈云龙接过老参，当天晚上便切制参片，准备给蒋介石服用。陈云龙是个极仔细的医生，在切片过程中，他闻到参片有股异味，为了小心起见，便进行了化验。当他化验出老参里面含有剧毒时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向蒋介石禀报：“先生，不，不好了。”他颤抖着说不成话。

“云龙，什么事呀？慢慢讲嘛。”

“先生，我切制参片时闻有异味，经化验，这参里面掺有剧毒啊！”

“什么？参里面掺了剧毒？！唔，莫非黄金荣他……把参片包起来，先不要声张，你去休息吧。”说着，蒋介石的眼里射出一股阴冷的目光。

“是！”

待陈云龙退下后，他暗想，黄金荣为什么要暗算我呢？突然他想起中统方面呈给他的情报说，近期来李宗仁与黄金荣往来频繁。

据说李宗仁还送给黄金荣一副白金打制的烟具，莫非他们串通一气，想阴谋暗算我不成？想到这里，他浑身打了个寒战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真是阴险啊！

第二天，蒋介石立即召来毛人凤。他把一包老参片放在毛人凤面前说：“人凤，听说这老参在东北长了七百多年，是黄金荣差专人送南京来孝敬我的，你说我是否应该答谢他啊？”

毛人凤看着参片有点纳闷，黄金荣孝敬一只老参有何可答谢的，这还不是正常事吗？他凭着多年的特工嗅觉，暗想这老参里面可能有文章，便不作声。

“有人想暗算我，在这参片里掺了剧毒！真是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啊！”说着他用冷冷的目光直视着毛人凤。

“委座，这，这，委座平时待他不薄呀？”毛人凤惊疑地说。

“哼，谁待我不仁，我就待谁不义！最近听说德邻与黄金荣暗中勾勾搭搭，来往密切，你看是不是他的主谋啊？”

“唔，据下面特工汇报，最近一个时期，他们之间来往是有点过分密切。不过，黄金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”

“嗯，这正是我的疑虑。严密监视他们，必要时，不用提前请示，可采取特别手段！”

“是！委座。”毛人凤退下后，暗想：这里面是否有诈，会不会有人暗中做了手脚？黄金荣是个杀人越货的老手，可他没有理由对委座下这种毒手啊！自己与黄金荣的关系一向不错，为了避免委座猜忌，又不好直接去问，这如何是好啊！于是，他想了个办法，通过“内线”把消息透露给黄金荣，看他如何表示再说。

再说黄金荣的门徒在军统、中统里做事的不少，他很快知道了这件事，吓得惊慌失措。蒋介石的为人以及军统特务的暗杀手段他是深知的，虽说自己门徒几千，在上海滩享有名气，但俗话说，穷不和富斗，富不和权斗，权不和势斗。他蒋介石既有权又有势，如果他

翻了脸，自己哪里是他的对手呀！肯定是赵九高这小子暗中做了手脚，想嫁祸于我。又一想不可能，自己平时待他不薄，难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“卧底”？想到这里，他倒抽了一口凉气。真他妈的，本想拍马屁，不料却拍在了马蹄子上：“来人！”

“老爷有什么事吩咐？”随从问。

“你们去几个人把赵九高这个小子给我抓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不一会儿，赵九高被五花大绑地推进来。

“跪下！”赵九高被青帮众门徒摁倒。他抬头挺胸看着黄金荣，没有一点儿畏惧，更没有求饶的意思。

黄金荣发怒了：“你他妈的还用眼瞪着我干什么？说！你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？为什么在参里掺毒？我黄某哪点儿对不起你，嗯？！”

“师傅，这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，我……”

“呸！不要叫我师傅，我没有你这个徒弟，我看你小子活腻了。蒋委员长是个什么人物你不是不知道，你竟然陷我于不忠不义，推着我往他枪口上撞。说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！”

“师傅，我……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去南京自首，开脱师傅的责任，决不连累师傅。”

黄金荣一听，悬忧的心放下了，可他究竟是谁，为什么要毒死蒋介石呢？“嗯，当初收你做徒弟时，我就看你是条汉子。你要实话告诉我，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给他松绑！”

门徒们七手八脚给赵九高松了绑。

“师傅，今天不瞒你说，我曾是九爷的门徒。九爷死得好惨啊！我早就想替九爷报仇，只是找不到机会。”

“王亚樵？你是王亚樵的徒弟？”

“是的，我原名叫李青山。九爷死后，听人说黄先生为人义气，



▲ 青帮大亨黄金荣



▲ 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

我便改名换姓，投到师傅门下，以便寻找机会为九爷报仇！既然事情败露，我不连累师傅。请差人把我绑起来，送到南京，我去对他们说清楚。”

“嗨，你也真是！你师傅的本事不比你大？结果怎么样呢？你这是拿鸡蛋碰石头白送命啊！唉，既然你愿意自首，也只好这么办啦。”

黄金荣为了澄清自己，便差人把赵九高五花大绑，亲自押送到南京，交给蒋介石发落。

赵九高要替王亚樵报仇？蒋介石听了后，头皮一下子“炸”了，手不自觉地有点哆嗦。暗想，王亚樵死了十一年啦，他的阴魂还未散尽，竟然有人声称为他报仇？

“一定要弄明白，是谁人指使他替王九光这小子报仇的，是否有人利用、假借王亚樵之名义，预谋陷害我？”

“是！委座。”毛人凤应道。

赵九高要为九爷报仇。王亚樵又是谁呢？事情还是得从头说起……

第一章 乱世争雄

一 上海滩歃血三结义

民国十一年秋，上海这个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在军阀争斗中，正悄悄地酝酿着一场新的厮杀……

中国四大公子之一，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大公子卢小嘉正在上海护军署里设宴，招待国会议员李国风和斧头帮首领王亚樵。

窗外秋高气爽，夕阳抹去最后一道血红，慢慢地沉入黄浦江。

室内，觥筹交错，杯盘狼藉。酒至半酣，李国风拍了拍王亚樵的肩膀，对卢小嘉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九哥可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侠义之士，谁人不晓？连黄金荣都得让九哥三分。”

“今日能与九哥同醉，也是咱们的缘分！啊，是不是？哈哈……”卢小嘉面带醉意地说。

“谢谢二位抬举，能与卢公子结交，亚樵实为荣幸。借花献佛，来，我敬二位一杯。”

“干杯！”

“干杯！”

“我提个建议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李国风说。

“尽管讲，都是朋友嘛，客气什么？”卢小嘉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李国风：“说，啊！”

“我就不客气了。当年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桃园三结义，后来成就了霸业，在历史上形成三国鼎立之局面，为后人留下了千古美谈。九哥与我是同乡，与卢公子也算是旧交啦。在年龄上，我们彼此差不多一般大，今结为义兄如何？”

“好！”卢小嘉转向王亚樵问，“九哥意下如何？”

“好，能与二位贵公子结为金兰，也是亚樵三生有幸。”说着，王亚樵双手抱拳作了个揖。

于是，三人乘着酒兴，遂插香纳拜，歃血为盟，结为金兰。按年龄：王亚樵年长二位，排行老大；李国风位居第二；卢小嘉排行第三。

又喝了一阵子酒，王亚樵见天色已黑，便说：“今晚，我与帮内众兄弟有约，先走一步。二位兄弟慢慢呷酒。”说完，遂起身告辞。

王亚樵，字九光，谱名王玉清，别号擎宇，又名王鼎。祖籍合肥西乡韩堰，清道光年间，迁至合肥东乡小郢村。其父王荫堂，号厚斋，以务农为本，兼行医术，生有三子一女，长子王亚樵，次女季樵，三子早年夭折，四子述樵。

王亚樵出生医农之家，因自幼喜读四书五经、唐诗宋词，兼行习武，养成刚直不阿，行侠仗义，疾恶如仇之烈性，因字九光而被帮会里的门徒称谓九哥或九爷。

卢小嘉和李国风送走王亚樵，继续喝酒。喝着喝着卢小嘉便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李国风见其愁眉不展，便问：“三弟有什么愁事，这般唉声叹气啊？咱们已经不是外人了，不妨说出来，大家商量商量嘛，闷在肚子

里也解决不了问题呀!”

“二哥有所不知，家父同孙中山先生和奉系张大帅有反直盟约。家父坐镇浙江督军以来，上海的警权本该划归家父管辖。如今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却插手上海，与家父争夺辖权，派徐国良这小子担任上海警察厅厅长。姓徐的小子你是知道的，在上海飞扬跋扈，心狠手辣，无所不及。我姑父是上海淞沪保安司令，本该兼任警察厅厅长一职。可齐燮元硬是插上这么一杠子，还不是冲着上海滩这块肥肉吗？他们在江苏的地盘上，凭什么插手上海的事情？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！”

“这有什么难处呢？除掉姓徐的小子，叫伯父安排自己的人来干这差事不就得了吗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，家父也有此意。可派谁来干呢？家父物色了很长时间，却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。唉，要除掉徐国良这小子，谈何容易呢？”

“是啊。”李国风眉头一皱，生出一计：“嗨，眼前现成的就有一人嘛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王亚樵！卢公子何不借王亚樵之手杀徐国良？这事非他莫属。”

“他？你别逗了。他可是‘斧头帮’的铁面包公。斧头帮成员刘大勇的传闻你可记得？哪个帮会头子不抢不赌不逛窑子？他却与人不同，从不去堂子狎妓，只娶心爱的良家女子做妻妾。再说，徐国良与他无仇，似他这般为人，岂肯去暗杀一个与自己毫无相干的人呢？我看够呛。”卢小嘉说着摇了摇头。

关于刘大勇的传闻，上海滩谁人不晓？恒泰绸庄的老板毛恒泰年逾半百，其太太年轻漂亮，曾是风月场上的老手。因毛老板体弱



▲ 民国第一杀手—王亚樵